

·读书感悟·

永不停歇的精神律动

——评长篇叙事诗《号角》

◇海飞



《号角》
何南 著

翻开何南《号角》的那一刻，我仿佛听见了一声穿透岁月的号角。这声音带着血肉的温度，从1935年的黄浦江畔一路奔涌而来。这是一部关于聂耳的作品，又不止于聂耳；这是一首叙事诗，比小说更锋利，比散文更炽烈。作者用文字为聂耳塑像，而这座塑像的底座上，赫然刻着四个字：赤子之心。

《号角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体裁——长篇叙事诗。在当下，诗歌似乎已被圈定在“抒情”的领地，叙事的功能常被小说垄断。作者偏偏选择用诗的形式还原聂耳的一生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冒险。

聂耳的故事像一串密集的鼓点：昆明甬道街的贫寒童年、上海十里洋场的挣扎、北平风雪中的求索、日本鹤沼海滨的陨落……这些片段在作者笔下并非平铺直叙，而是被提炼成“意象的闪电”。比如写聂耳母亲彭寂宽的傣族歌谣：“那傣族风味浓郁的音符，把一个个夜晚擦得温暖而又明亮。”一个“擦”字，让母亲的歌声有了触感，仿佛能摸到旧时光的毛边。再如写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诞生：“音符载着你的夙愿，自1935到未来，点亮民族高远晴碧的天穹。”诗的凝练与跳跃，让历史不再滞重，反而有了飞扬的韵律。

聂耳在《号角》中是一个多棱镜式的人物。他是天才音乐家，是左翼革命者，是“拼命三郎”，也是朋友口中的“镊子”——总能精准夹出时代的病灶。书中最动人的段落之一，是聂耳在明月歌剧社的蜕变。他本可以安于“洋吹鼓手”的安逸，却偏要写文章批判靡靡之音，哪怕被斥“忘恩负义”。作者这样写他的决绝：“当迷惘占领普通人梦境之时，你用乐声唤醒钟声。”这里的“钟声”是双关，既是艺术的警醒，也是聂耳内心的

钟摆——始终指向抗争。

1935年7月17日，聂耳在日本鹤沼海滨溺水，年仅23岁。作者没有渲染悲情，只写：“海浪滔滔，痛断肝肠，面面相觑。”仿佛连海浪都在质问命运的残忍。但紧接着，笔锋一转：“从此，就冷落了深爱的琴弦……但聂耳以自己的方式告诉世人，他已经来过。”这种克制的抒情，反而让遗憾有了令人动容的重量。

作品的尾声是一曲多声部合唱。当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被刘良模在淞沪会战纪念日领唱，当任光在巴黎组织华侨合唱团……作者让这些片段如蒙太奇般闪回，最终汇聚成一句话：“这首歌的每个音符，都何其有力、何其响亮。”

这就是《号角》——它不仅是聂耳的传记，更是一部关于声音如何成为武器的史诗。聂耳的音乐之所以不朽，正因它从未脱离土地。他为码头工人写《码头工人歌》，为卖报的孩子写《卖报歌》，为抗战写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他的耳朵始终贴着大地，听清了“民族的积贫积弱”，也听清了“山川日月”的愿景。

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，《号角》的面世恰如一种跨越时空的呼应。创作于民族危亡之际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曾像一道划破黑暗的闪电，激励中华儿女“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”；而今，这激昂的旋律依然在新世纪的征程上回响——它是天安门广场的晨曲，是奥运赛场的战歌，是每一个中国人血脉中奔涌的奋进力量。作者用诗意的笔触告诉我们：聂耳留下的不仅是音符，更是一种永不停歇的精神律动。

(转自2025年6月24日《人民日报》)

“赛”出一个读书自律的孩子

◇王秀兰

合上厚重的《青春岁月》，我长吁一口气，心情很不平静地感慨：“终于把这本书读完了！”

听到动静，女儿回头看看我，说：“妈妈，我的《稻草人》也快读完了。”

“你的书怎能跟我的比？你每本书100多页，我这本可是长篇巨著，是著名作家于华老师纪实性长篇小说，548页！”

女儿一听颇有情绪，不满地说：“可我读的书多啊，怎么就不能和你比？我偏要比个试试！”看着女儿较真的模样，我扑哧一声笑了：“怎么个比法？”“怎么公平怎么比！”女儿撂下一句话，又沉浸在她的《稻草人》世界里。

第一轮比赛毫无预兆地开始了。女儿把《稻草人》一读完，就抱着四本书欢喜地放在我面前，有《稻草人》《草房子》，还有彩图注音版《三国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。她说：“妈妈，把你读完的书拿出来吧，咱们的读书大比拼现在开始。”我捂着嘴笑，心想：一句玩笑话，还当真了！怕打击孩子的积极性，我非常配合地从书架上抽出那本感人至深的《青春岁月》，与女儿的四本书放在一起。

“就一本？”女儿窃喜，“那这次读书比赛我赢了！”“比本数，当然是你赢，但论真材实料，你四本书摞一块儿也没我一本厚。比厚度，我略胜一筹。”我说。女儿极为不满，立马反击：“谁家比读书是比厚度？要比本数才对！”“这样对我不公平，要不比页数吧？”我用商量的口气询问。她极不情愿地点点头，开始翻数书

页，计算出四本书页总和，再对比我的书页总数，一算，小脸立即憋得通红，眼里噙着泪花，一副委屈的样子，嘟着小嘴默不作声地走开了。可见这次比拼，她输得很不甘心。

女儿的脸就像六月的天，说变就变，转一圈回来，便已阴转晴天。几天后，她告诉我，家里的课外书都读完了，让再给她买两本。女儿在网上选了《青铜葵花》和《黑瓦红瓦》。从书寄到的那一刻起，女儿便如饥似渴地读起来，吃饭的时候，书放在手边，眼睛舍不得移开。我吵着、催促着，她才快速扒完饭，又着急忙慌读书去了。之后，每天放学写完作业，她第一要务就是读书，甚至上厕所也要带着书读一会儿。很快，两本书就被她啃完。没有新书，她就把手里的《辽宁青年》《读者文摘》《小学生之友》等杂志找来阅读。此时，我并没意识到她还在跟我比赛，除了偶尔得闲把床头杂志翻阅一下，真正静下心来认真读书的时间很少。到了月底，女儿再次提起比赛的事，我只能尴尬地捂着脸笑。当然，这一轮比拼，女儿完胜。她捧着书，欢呼着、雀跃着。

看到女儿的读书热情被激发，我暗自庆幸，同时也被女儿读书热情感染，重拾书本认真阅读。我把床头杂志一本本读完，把家里两本名家集萃找出来细读，甚至拿起女儿的四大名著读起来。女儿毫不示弱，把哥哥送她的生日礼物《柯南侦探》套装读完，又找出旧书《天工开物》《上下五千年》等重读一遍。后来她竟瞄上我的书，把书架上的《丰子恺文集》《名家散文集》



《生命的支撑》等书也拿来认真阅读。当月的读书比赛，女儿再次赢了我。

望着孩子如花的小脸，我豁然明白，原来孩子的阅读兴趣，是在特定的环境中被激发出来的。必要时，家长可以通过趣味性较强的游戏或各种比赛进行引导和促进，家长的参与度与积极性也直接影响着阅读的效果。经常和孩子“赛一赛”，孩子会更爱读书。

都说“读书是门槛最低的高贵”“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也没有白读的书”，面对这样一个读书自律的女儿，我甘愿再输许多次。